

家庭故事

■刘士帅

父亲退休回家没几年,母亲便撒手西去。面对突如其来地打击,父亲一夜之间花白了头发。看到形容枯槁的父亲,我和哥纷纷表态:“爸,我妈虽然走了,但今后我们一定要让您安度晚年。”

可没想到,母亲过世才一个月,家里便陆续有人登门探亲了。也难怪,在乡下,父亲每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谁跟了他,保准吃香喝辣,衣食无忧。看到父亲不断松动的思想,我和哥心急如焚,我俩都不想平空多出个后妈。最终,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姐身上。姐是长女,也是我们家的主心骨。这些年来,家中事无论大小,她都能调理得妥帖,

让人心服口服。我相信,在父亲续弦这事上,姐肯定会跟我们站在一边,毕竟我们要对得起母亲未寒的尸骨和别人暗中的指指点点。

赶上周末,我和哥一同去了姐家。姐弟相聚,我率先打开了话匣子:“大姐,现在给爸说媒的越来越多,有点要招架不住了。爸续弦,我坚决反对,丢不起这个人。”说完话,我瞟了一眼哥,哥连忙表示赞同。姐一反常态,话还没出口,泪儿先涌了出来。姐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遇事她总是沉着冷静的。

“我一想爸续弦这事,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些年,咱妈跟着他一天福没享到。如今说个后老伴儿,还不是冲着爸那些钱,这便宜岂能

让外人占了?”一听姐这话口,我和哥相视一笑。毕竟是亲姐啊,关键时刻,她决不会做傻事的。

“你俩放心,说服爸的事,交给姐去办好了。”看到姐打了“包票”,我和哥就把心搁在了肚子里。

母亲过世后,我和哥本打算把父亲接到城里。可父亲死活也不肯进城。他说城里人多车多,住房像鸟窝,憋屈。无奈之下,姐提议,给父亲找个保姆吧。

保姆是姐亲自找来的,知根知底。老太太姓王,人很精神,手脚麻利,脾气也温和,很合父亲的心意。我们偶尔回去,老太太也总是做好满桌的饭菜,尽职尽责。一晃,半年过去了,父亲在老家红光满面,精神状态大为改观。

有天晚上,姐打电话约我和哥去她那里,说有重要事情商量。我和哥不明白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纷纷前往姐家。

到了那里,姐姐问我们:“你俩对我给爸找的保姆满意吗?”

“当然满意!”我和哥异口同声说道。

“现如今,我不得不跟你们说实情了。弟呀,王姨其实是我给咱爸物色的后老伴。事先没跟你们明说,一来是怕你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二来我也怕老年人忽然生活在一起不适应。所以,就先以保姆的名义让他们磨合了一段时间,也让你们有个接受过程。你们也看到了,咱爸真的越活越年轻了。可要是没有王姨,爸能这么快恢复如初吗?咱们姐

仨,家里外头,都一大摊子事,就是再有孝心,谁能天天陪着爸呢,可要是爸身边有个老伴,就大不一样了。爸多活一年,不还是咱们做儿女的福分吗?如果你俩没意见,我想近期把爸和王姨的婚事给办了。”

姐说得我和哥哑口无言。这时我俩才知道,姐压根也没跟父亲说过不同意他续弦,从王姨来我家当保姆的那天起,他们就是共同生活的,只是还没搬到一起住罢了。

如今,父亲和王姨理所当然结了婚,两个人过得挺美满。父亲逢人就夸,多亏我这几个孝顺的好儿女,才让我又找回了幸福的晚年。我和哥默不作声,心里却暗暗佩服起姐来……

亲子关系

## 我给女儿道歉

■王书伟

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时,有一天老师给她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回家帮父母做一次家务。

那天,是我下班把女儿接回家的。回到家,我立刻进厨房忙活晚饭,妻子单位离家比较远,回家会很晚。厨房本来就不大,女儿跟在我屁股后边转,我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她。我让她去客厅里面自己玩,女儿嘟嘟囔囔说了些什么,我根本没听清楚她说什么。

洗完了早饭后没来得及洗的碗盘,我转身就去择菜。女儿拿起碗和盘子,盯着小脚跟我往沥水架上放。我没注意,猛一转身,碰到了女儿,她手中的盘子“砰”一声掉到地上,磕在地砖上成了碎片。

我一时火起,斥责女儿:“我不是让你不要在厨房添乱了吗?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女儿被打破的盘子吓了一跳,又被我一吼,立刻哇哇大哭,小手抹着眼泪走出厨房。

我蹲在地上收拾盘子碎片,正好妻子开门进家,听女儿哭声阵阵,瞧我一脸怒色,不知家中发生了什么大事。妻子急忙奔向客厅,搂着女儿安慰她。

过了好久,妻子走进厨房,悄声和我说:“你今天不该这样对待女儿,你该向她道歉。”我嗤之以鼻,说我回家就忙着做饭,

可女儿就知道添乱。妻子说:“你知道女儿为什么到厨房添乱吗?她是在完成老师留的家庭作业——帮家长做一次家务。”

原来是这样!妻子看出我吃惊的脸色,说我根本没听清楚女儿给我的解释,就认定女儿在厨房是添乱,后来女儿打破了盘子又吼她,让她很伤心。妻子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有些不好意思。

妻子说:“你也不曾说过要培养她爱劳动的习惯吗?你这样吼她,她以后还会愿意帮我们做家务吗?再说,你就没打破过碗和盘子?”我解释说:“其实,我是担心她被碎盘子划破了手。”妻子说:“那你也该和孩子好好说说。”

做完饭,我进客厅去看女儿,只见女儿的脸上还挂满泪珠。见到我,她委屈得又要哭出声来。我揽过女儿,拉起她的小手说:“让爸爸看看,手划破没有?”然后,我很郑重地对她说:“对不起,爸爸今天做错了三件事情。一是没有好好听你说什么,不知道你在厨房帮忙是为了完成家庭作业;二是爸爸撞到你,你才打破了盘子,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你;还有,爸爸说话的态度不好,爸爸向你道歉。”

家长也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误就要道歉。不能因为是对孩子犯了错,就碍于面子而轻视不语。

温馨家庭

## 寒暑交替话家务

■朱耀照

外面知了鸣叫的声音响了起来,长长的,在空气中震颤着。不经意间,炎热的夏天不约而至。

妻子又要收拾木沙发的厚垫子了。先取出厚垫子的内芯。一个厚垫子有两个内芯,长方的是靠背,小的方形的是坐垫。拉开厚垫子外罩的拉链后,她双手用力将厚垫子弯曲,以便扩开外套袋口,我则在另一端将内芯小心取出。这样的动作不知做了几遍。但配合得不好,还是会扯破外罩的。

内芯全部取出后,妻子便将外罩拿到洗衣机里洗干净。最后,经晾晒后的外罩和内芯,一起被存放在储衣间,一直到下半年。

这厚垫子是14年前住进新房那年买来的。外套厚厚的,底色为甘蔗红,上面还有黄线绣成的花鸟图案。内芯是黑黄混杂的海绵,一看就知道不是高档货。

但妻子珍惜它们。让它们一切如新,像刚从市场上买来一样。

妻子摆弄它们,每年两次。初夏从木沙发上撤除,深秋又摆放在木沙发上。撤除难,摆放也不易。摆放也先要将内芯装入外套。这自然也需要我帮忙。往往是我展开外套袋口,妻子卷起内芯,小心翼翼地将它塞

进袋口。将内芯抚平后,妻子再拉上拉链。倘若外套袋口被扯破,妻子就拿起针线将裂口缝补好。

寒暑交替季节,不单单是沙发垫,衣服、鞋子都要整理一下。天气转热,冬天穿的厚厚的棉鞋、羽绒服以及被套等,就必须洗好晒好收藏起来。而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又要一边将夏天的短衣短袖凉鞋装进衣箱衣柜鞋柜,一边将入冬的东西拿出。

梅雨过后,大到家具,小到鞋子,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一层绿绿的霉菌。有洁癖的妻子将这些洗刷清理干净,也至少要一个星期。

到了三伏天,晒好的棉被,要用绳子捆紧藏到棉柜。以前,妻子都要叫上我。如今,她能自行解决了。而且,捆的棉被整齐又结实。这小小手臂竟有这么大的力气。我很是好奇。

别说这些,就是日常的打扫,也很累人。因房子大,搞卫生很是繁琐。一楼、二楼、三楼,客厅、卧室、楼梯,每当见到妻子忙忙碌碌的身影,我都会想,如是当初买回套房,会不会变得轻松一些?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再过三个月,又要在沙发上摆放厚垫子了。这让我在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又念叨起家务繁杂、居家不易来。

即兴采访

## 空调安装费用该不该退

■孙建新、沈冬明

盛夏季节,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空调的销售市场迎来了“井喷”,但随之而来的安装问题却成为消费者的心病。家住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的王女士最近便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买回来的空调用都没怎么用便出现了问题,退货为什么不退安装费?

上周,王女士从林城某电器商行购进了一台空调,但令人郁闷的是安装好的空调始终无法制冷!安装工人多次上门检修,但故障一直没能修复,无奈之下王女士只好要求退货。原本一切还算顺利,在确认该空调确实存在瑕疵后,电器店老板二话不说,立马答应了王女士的退货要求。但到了退款环节,王女士却被告知,只能退还购买空调的5000元,另外500元的安装和材料费不在退款范围内,需要王女士自己买单。

“哪有这样的道理,空调本身有问题,和我这边又没有关系,错不在我,凭什么要我出这冤枉钱。”王女士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自己既然没享受到服务,那么也就不应该出拆装费。在与店家屡次沟通无果后,一筹莫展的王女士向辖区内县市场监管局林城市场监管所进行了投诉。

接到投诉后,该市场监管所执法干部徐东立马赶往了现场,在确认王女士所述属实后,第一时间与商家进行了沟通。

“人工、管材、外机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支出,当时费用就已经说清楚了;空调有问题我们愿意退货处理,但是这部分费用不能退回去。”该店负责人解释道。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品本身如果存在质量问题需要退换的,顾客可以凭商品发票金额要求退款,但是对后期产生二次收费项目是否应该退款则没有强制性规定。”徐东说道,王女士的这种情况,500元的空调安装人工费用和安装材料费用,便属于二次收费项目,该店经营者在安装时也已经提前告知了王女士,除空调商品费用外还有这样一笔收费,那么这笔收费本身应该是合理的。最后,经协商,商家让王女士重新选购一台空调,并免费为其拆装,双方均表示满意。

鉴此,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家用空调产品时应详细了解商家的免费安装项目,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居家杂谈

■董柏云

近日,笔者居住的社区居委会在每个单元楼道的门上贴着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及垃圾袋发放工作的通知。住在同一单元楼的王阿姨代为腿脚不灵活的张老太领了垃圾袋,并到她家逐一讲解垃圾分类的注意事项。做好垃圾分类,王阿姨从身边的小细节做起,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目前,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全面展开,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只靠志愿者服务还是远远不够,还要更多像王阿姨那样的热心人协助做好工作。事实上,对垃圾分类进行舆论宣传已有时日,这

样的宣传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而利用法制手段强制陋习者改过,这也合乎公共利益,不妨实行。但更多时候垃圾分类工作还得细之又细,说服劝导是今天群众工作的主要工作方法。

古人有句老话,叫作“各家自扫门前雪”。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这句老话的内涵也在深化之中。它所指已经不只是你的个体,你的家庭,而是与大众利益、公共利益相交叉的事。时下,有的家庭垃圾分类嫌脏怕麻烦,往往一脑筋儿往袋里一装,一掷了之。

家庭是垃圾分类工作实施的最小单位,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应

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习惯。因此,要真正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生活中还有不少空白点,如年老体弱者,需要我们去耐心指导帮助,在一举一动中逐一落实。

垃圾分类是一项共建共享工程,需要整体推进,点滴推动。要把习惯变成自然,在于从家家户户做起,真正把垃圾分类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来。

日常细节改善一小步,环保理念前进一大步。垃圾分类也得像文前所述的王阿姨那样,在每个细节上用心做事,不留下空白点。愿人人都能从自己做起,为环境保护做贡献,让我们的美好生活可持续发展。

温情时刻

■王珍

吴同学在同学群中大晒家装中的各种烦心事儿。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是——“这时,我家领导又发话了”,这个充斥于家中唇舌耳见的“我家领导”无疑是他的妻子。

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一位乡下的父亲,想把自家地里种的大白菜送一点给省城工作的儿子儿媳吃。儿子很嫌弃地一口回绝了。儿媳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丈夫太不懂父母心,不知道珍惜和感恩。经妻子点拨,男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对。所以,父亲来了以后,儿子为父亲倒了一杯热水,又替他点了一根烟,最后在父亲走的时候给他叫了车并替他打开车门。老父亲回家后很兴奋地跟老伴反复讲儿子对他的种种孝顺。儿子听说后觉得非常惭愧,因为倒水、点烟、开车门之类的小事,他几乎天天都在为领导做……

我和许多读过此文的人一样,

很感慨。我们之所以会对领导恭恭敬敬、小心翼翼,是因为我们认为领导是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人际关系。而对父母、家人,对自己亲近的人却更容易甩脸、发脾气,宁愿把耐心、谦让、客气、礼貌给并不怎么了解的人,却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给了最熟悉和最亲密的人。

在婚姻中的男女,抱怨得最多的就是:“上钩的鱼不用喂诱饵,结婚的男人不再献殷勤。”“婚前的她那么温柔体贴,婚后的她动辄就河东狮吼!”似乎都是到手了就不再珍惜,初心不再。

其实,并不是我们认为亲情、友情、爱情和婚姻对于人生不重要,也不是得到了不再珍惜或者是审美疲劳让我们变了心,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恃无恐,仗着最亲密的人永远不会记仇、不会离开我们而放纵自己的言行,总以为即使我们犯了错,惹他们生气,他们也不会怪罪我们,一定会给予宽恕、原谅和迁就。

所以,有不少人在外人面前有模有样、彬彬有礼;回到家后就懒散、放松,话语随心所欲,行事完全任着自己的性子。说到底,这是在滥用亲人的包容和爱。殊不知,亲情其实也经不起无度地挥霍,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不尊重、不耐烦而受到伤害。

有些号称老江湖的人说:“哄领导开心就叫做假,哄群众开心就叫做秀,哄自己开心就叫做做梦。”这种对谁都不用心不用情连自己都骗的人,你还能指望他能对谁真心呢?事实上,对人尊重、礼貌和耐心,并不是面具,更不是假装,而是一个起码的修养和情商,更是成年人的处世法则!

所以,听到都老夫老妻了的吴同学依然称妻子为“我家领导”时,我立刻把“爱妻狂魔”这个光荣称号赠与他,因为每一个真正看重自己的事业、在乎自己未来的人,都不可能不把领导、上司放在眼里。同样,一个珍惜婚姻家庭对妻子有真爱的

男人,一定会在乎妻子的感受。

有人说,爱妻狂魔都是大同小异的好,虐妻恶魔则各有各的恶。爱妻狂魔会把工资卡交给妻子,对妻子的信任百分百;会花时间去陪伴妻子,再忙也不会对妻子置之不理;愿意为妻子改变一些生活习惯;会分担家务,因为在社会男女早就同工同酬了,凭什么让妻子独自承包所有的家务?

其实,早在民国,学者胡适就是一个标准的爱妻狂魔模板。他提出了“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为了不折不扣地听从太太的指令,他特意打造了一个金指环,刻上“戒酒”二字。胡适和江冬秀虽然是一包办婚姻,但他们幸福地厮守了一生。胡适在慎内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妻子深沉的爱。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这和他信守婚约,一生爱妻的人设绝对有关。



日前,绍兴市全民健身进基层活动暨柯桥区安昌街道盛陵村趣味运动会在该村文化礼堂举行。来自村里的200余名男女老少参加了快运乒乓、

计时跳绳、纸衣往返跑、飞镖、地滚球和呼啦圈竞走等6个项目的比赛。

钟伟、徐晔 摄影报道